

文章编号:2095-0365(2014)04-0001-09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保定 “核+子”发展对策分析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保定是京南第一个中等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但要积极承接京津大都市的疏解职能,还要从区域内部做文章,强化区域的吸引力,“核+子”的发展模式就是城市体系构建的理性选择。在“核+子”发展模式下,保定需要以“一城三星”为基础,逐渐扩展到“2环+2片”,“2环”是“一城三星”基础上的“三星环”和“三星”外围的“十星环”,“十星环”包括了易县、定兴、容城、安新、高阳、蠡县、博野、安国、望都、顺平等10个县,“2片”即“2环”北侧的由涞水、涿州、高碑店和雄县构成的“北片”和“2环”西侧的由涞源、阜平、曲阳、唐县构成的“西片”。“2环+2片”进一步弥补了保定“一分为五”发展框架的不足,使保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得到均衡发展,在坚持“城市向北、一城三星”发展战略的同时,强化保定对腹地的聚合整合功能。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2环+2片;一城三星;十星环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4.04.01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保定作为京南的第一个中等城市,曾经是河北省省会城市,目前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通过“大马拉大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大城市对河北省的拉动作用^[1]。大都市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城市群的基本单元^[2],对腹地发展的辐射作用会逐渐增强。京津两个大都市在京津冀区域中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双核”,但大都市从“吸收发展”走向“分散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在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向外疏解过程中,首选的两个城市就是唐山和保定,两个城市分别向东和向南扩展京津大都市的影响力。城市发展导向在区域城市体系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一般规律^[3],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唐山和保定将逐渐发展成为京津两个大都市的两个“子城市”,进而在京津冀区域内形成

“双核+双子”^[4]的发展格局。保定作为“双核+双子”结构中的“南子”,首先需要从区域内部做文章,以“核+子”的方式打造“大保定”的发展框架。

一、“核+子”模式理论基础与大城市发展实例

(一)“核+子”模式的理论基础

“核+子”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卫星城”基础之上的,通过发展卫星城,核心城市的职能得到分解,腹地城市也能够得到发展。“卫星城”的概念是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的,霍华德的目标是建立花园城市。在霍华德看来,卫星城市相对于主城市而言应该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依附性”是指卫星城应该依附大城市而存在,“独立性”是指卫星城应该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城市。卫星城的

收稿日期:2014-04-25

基金项目: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40103)

作者简介:孟祥林(1969—),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域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教育管理。

目标实际上在于扩展主城市的规模,但不能按照“摊大饼”方式蔓延。一般而言,卫星城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卧城”,该阶段由于主城市规模已经很大,为了让出更多空间发展主城市,同时居民为了得到更大的生活空间,城市居民选择在主城市工作,在卫星城生活;第二阶段是“城市新区”,主城市在一定空间距离外设置新区,这个新区是与主城市的其他城区并列的,但是功能上相对单一,但比“卧城”的功能复杂了很多,“新区”与主城市的关系是“依附性大于独立性”,“新区”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第三阶段是“相对独立的卫星城”,这时候卫星城的独立性已经大于依附性,卫星城的主要职能是从大城市分解出来的,但主要职能之外的其他职能也在不断完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第四阶段是“多中心城市格局”,该阶段在主城市的外围已经出现了多个卫星城,卫星城一般都是发展于既有的小城市,在多个卫星城发展的基础上,主城市发展成为“多中心”的大城市。

(二)国内大城市“核+子”模式的发展实例

保定由于辖区面积较大,采用“核+子”的发展模式,能够照顾到各个区域的不同发展状态,既能够让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展示出优势,也能够对发展处于劣势的地区产生拉力。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发展的后期大都市都进入分散发展阶段,通过“核+子”的方式构建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我国的很多大城市也进入了“核+子”的发展阶段。图1、图2分别表示了西安、武汉的城市组团发展状况,这些城市已经进入了“核+子”的发展状态,以“核”为中心、以“子”为卫星城的这些城市团都具有以下特点:①放射状交通网络。两个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自主城市中心向外围空间形成了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完善的交通网络为主城市向外围空间分解非核心职能提供了条件,依托既有小城市基础,主城市在外围空间一定距离内逐渐形成了多个次级核心城市。②腹地内小城市密度高。从图1中看到,在西安周围分布有咸阳、泾阳、高陵、临潼、蓝田、长安、户县等小城市;从图2看到,武汉周围有蔡甸、孝感、汉川、黄陂、新洲、团风、华容、黄冈、鄂州等小城市。主城市腹地内的小城市密度高,便于城市间联系,也有利于城市向外围空间均匀扩展。

③主城市腹地地质地均一。腹地地质地均一就能够保证主城市向外围空间均匀扩展,卫星城之间以及卫星城与主城市间都能形成较好的互补关系,区域经济要素能够更好地进行整合。西安与武汉相比较,武汉腹地的城市密度更高,放射性交通网络更好地在卫星城与核心城市间建立起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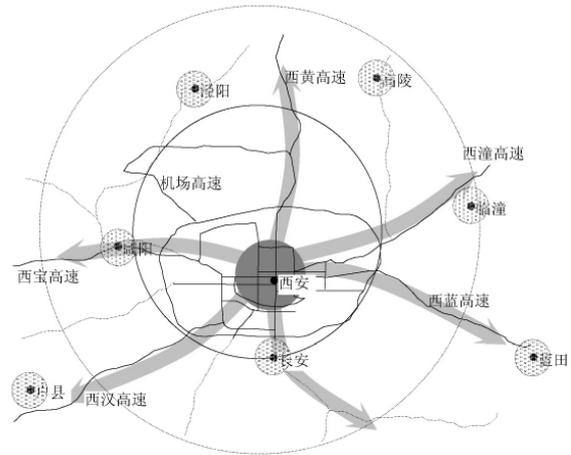


图1 西安城市组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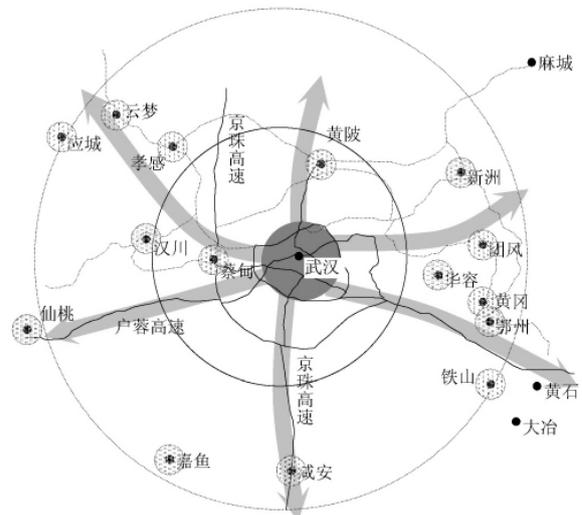


图2 武汉城市组团

(三)保定“核+子”模式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及适合性分析

保定是北京南侧的第一个中等城市,在呼应北京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京津大都市迅速扩大,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向外分解是必然趋势,为此保定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1. 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分析

很多优越条件让保定采取“核+子”发展模式

具备了可能性。①小城市密度较高。保定腹地内虽然小城市分布不均匀,但小城市密度很高,在保定附近除了徐水、满城和清苑外,还有安新、定兴、容城、顺平、博野等县级城市,在“一城三星一淀”的发展举措下,这些小城市都会逐渐成为保定的新型工业卫星城^[5]。在主城市周边发展卫星城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依托既有小城市建设,其二是在合适的区位上规划新城,后一种方式当然成本会很高,保定腹地内小城市密度高,为“核+子”的城市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②交通方便。保定周边已经形成了“两纵两横”的高速公路网络,在“涞源—保定”、“保定—霸州”段的铁路修通后,也会成为铁路交通枢纽,这为保定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虽然在某些路段上通达性程度还不是很高,但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些问题都会不断解决,保定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一些镇级行政单元(如白沟)也逐渐会成为保定的子城市。③历史基础厚。历史上的保定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是京津冀的区域中心,新中国成立后至1968年以前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悠久的历史为保定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文化中心的角色,这会强化保定对腹地小城市的凝聚力,强化“核—子”关系。④有力的行政举措。随着京津地区发展趋势变化,保定的发展举措也在变化,从最初的地市合并到“大保定”概念提出,从将力量集中在主城区到提出“一城三星”,从“一城三星”到“一城三星一淀”,从“对接京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些变化中,保定的发展思路在扩展,更大范围被纳入到保定的城市发展规划中。

2. 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核+子”模式是保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保定不但需要积极争取从京津大都市分解出来的职能,还要在区域内部做文章,增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保定虽然原先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并且具有较厚的历史基础,但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落后了,这不仅表现在保定辖区内的涞源、易县和涞水三个县级行政单元是“环京津贫困带”中的成员,而且表现在保定的区域经济统领作用不够强大,还表现在落后于石家庄的城市发展速度,铁路枢纽对石家庄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从多方面看,保定只有采取“核+子”的发展策略,才能够强化保定影响力,以保

定主城市为核心实现“大保定”的发展格局。

(1)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保定辖21个县,各县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强化保定的核心作用,并且将这种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地辐射到距离核心地区更远的地方。在“大保定”发展中,不仅要强调东侧区域的发展,在东侧区域构建“子核心”,而且要在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在西侧区域构建次级核心,从这个层面看,“大保定”发展中“核+子”的任务主要地并不在东侧区域,在西侧区域建设“子”的任务很大,发展“子”的地方以及发展“子”的方法都是应该重点做的工作。

(2)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保定与京津的关系上,原来的表述方式是“对接京津”,现在则是“协同发展”,但是协同发展不单纯是一个概念表述问题,不仅需要京津主动向保定疏解职能,还需要保定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保定虽然在协同发展问题上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区域内部发展状态方面的原因,对京津的吸引力还不够高。这就需要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转变思路,通过“分片走+分步走”的方式,以保定主城为核心创立多个次级核心,用“核+子”的方式有步骤地拉动保定全域发展。

(3)将保定发展成“京南子中心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疏解京津职能,还在于拉动保定发展。保定是京南的中等城市,在资源的聚合整合能力层面需要进一步扩大。在京津冀区域中,“双核+双子”结构的都市体系尚未形成,在京津大都市迅速发展的同时,石家庄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保定只有将城市定位为“京南子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建设中才能够赢得更多机会。在构建大都市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摊大饼”方式扩展城市规模是不够的,“核+子”方式可以迅速扩大城市规模,并提前为“京南子中心城市”构建框架,这是强化保定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3. 保定“核+子”发展模式的适合性分析

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石家庄构成了“京津石三角形”,北京、天津、保定构成了“京津保三角形”,后者是前者的“子三角形”,保定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核心位置,在京津石三角形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样的区位条件为“大保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构建“大保定”的过程中,保定依托古城整合清苑、满城和徐水首先提出了“一城三星”的发展举措,这是保定“核+

子”发展战略的最初设计,在此基础上又将东部的白洋淀整合了进来,构建起了“一城三星一淀”的“核+子”发展举措。这在空间上为将更多的县级行政中心纳入到“大保定”的“子”体系中奠定了基础。保定在发展“核+子”战略中,除了清苑、徐水和满城外,东部的容城、高阳、雄县和安新实际上在“一城三星一淀”的发展举措下已经进行着不同程度地整合。这为“大保定”由“一城三星一淀”扩展为“一城七星一淀”甚至“一城多星”创造了条件。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与保定的“城市向北”发展举措相呼应,保定北部的涿州、高碑店发展势头逐渐增强,这两个县级城市以及高碑店辖区内的白沟都逐渐成为以保定为核心的“子

城市”,所以在“大保定”发展进程中,强化前文述及的这些“子核心”城市,能够将保定的职能提前有秩序地向“子核心”城市疏解,在腹地内出现新生的“子城市”(如白沟),避免再通过单纯地“摊大饼”式进行城市扩展所造成的城市建设成本增加。在“天津—保定”高速铁路通车后,保定的“子城市”与天津的“子城市”、北京的“子城市”通过“京津保三角形”更加高效地整合在一起,“子城市”就会成为京津保共同影响的地区,在保定腹地内就形成了“核”带动“子”,“子”呼应“核”,“核”与“子”高效互动的发展局面,抬升保定的京南“子中心城市”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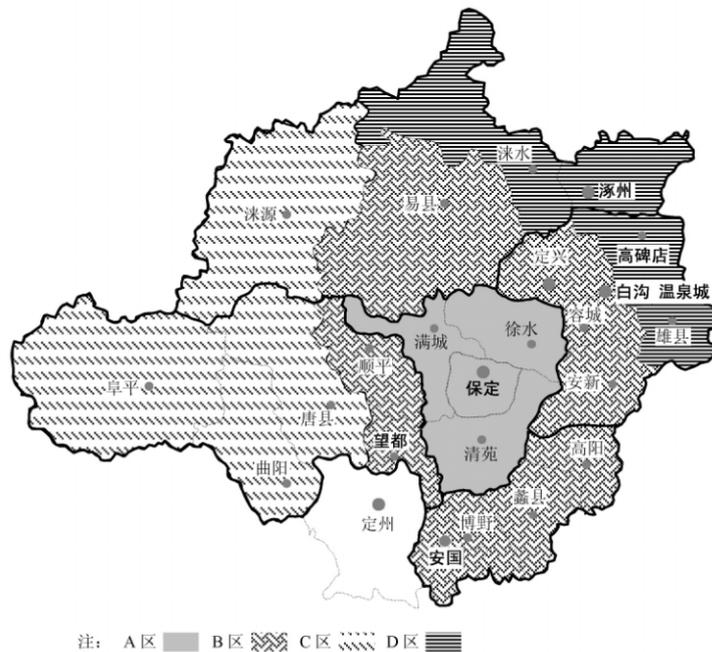


图3 “核+子”格局下的“2环+2片”示意

二、“一分为五”基础上的“2环+2片”设计

(一)“一核三星”到“一分为五”

保定辖21个县3个城区共24个行政单元,由于存在“小马拉大车”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保定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为了提升保定市的城市化水平,就需要采取“分步走+分片走”的发展对策。“分步走”即“有先有后”,“分片走”即“集中发展”,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不断提升保定的城镇化质量。

1. “一城三星一淀”的“大保定”发展设计

在“分步走”的“大保定”发展设计中,“一城三

星一淀”的发展思路对保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产生很大影响。“一城”即保定城区,“三星”即与保定城区紧密连接着的徐水、清苑和满城三个县级行政单元,“一淀”即白洋淀。在这样的发展设计下,保定的概念由原先的“主城区”演变为“主城区+三个县城+白洋淀”,在“大保定”的概念下,保定城区由原来“摊大饼”式的集中发展转变为“分片发展”,以保定主城区为核心,徐水、清苑和满城将会发展成为保定的三个卫星城。白洋淀发展成为“保定新区”,保定与白洋淀之间通过建设廊道联系在一起。通过分片发展,保定城区的面积迅速扩大,保定可以尽早对卫星城的职能进行规划设计,主城区与卫星城之间可以尽早互动,在此期

间“三星”可以分别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次级核心城市组团,“大保定”以保定主城为核心,以“三星”为触角从三个方向扩大保定的影响力。为从“一城三星”向“一城多星”发展做准备。

2. “一分为五”的发展设计

“一分为五”即根据保定目前辖县的具体情况,以地域联系和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通过划分“子片区”并在“子片区”内设计次级核心城市的方式,在各个“子片区”之间展开合作,促进保定全域发展。“一分为五”^[7]的基本思路如图3。

(1)古城片区。“古城片区”即以保定古城为核心所形成的“一城三星”覆盖的区域,这是“一分为五”框架下其他四个“子片区”的核心。

(2)涿州片区。涿州片区以涿州为核心,包括涿州、涞水、易县、涞源等四个县级行政单元。该片区呈东西狭长分布,涿州位于片区的东部,虽然并不是地理区域的重心,但由于涿州在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以大带小、以强带弱”原则下,能够拉动易县、涞源、涞水等山区县快速发展。

(3)高碑店片区。高碑店片区以高碑店为核心,包括高碑店、定兴、容城、雄县、安新等县级行政单元。高碑店片区较涿州片区内的县级行政单元经济基础好,并且主导产业突出,各个县级行政单元间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在片区中心的影响下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化镇,并逐渐成长为以片区中心为核心的次级组团。

(4)安国片区。安国片区以安国为核心,包括安国、高阳、博野和蠡县等四个县级行政单元。该片区与高碑店片区情况类似,各个县级行政单元的产业基础较好,主导产业突出,县级行政单元间在合作共赢基础上使得片区的城镇化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5)望都片区。该片区以望都为核心,包括望都、顺平、唐县、曲阳、阜平等区域。该片区南侧的定州在划为省管县并从保定辖区中独立出去后,望都成为了该片区的次优选择。该片区中的唐县、曲阳和阜平面积都比较大,并且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较差。以望都为该片区的核心,原因在于能够借助京广线的优势为片区发展创造更多条件,同时望都也是该片区中距离保定、安国较近的行政中心,在“一分为五”发展思路下,便于以保定为中心,整合望都、安国、涿州和高碑店城市集中发展,形成以保定为核心的“一核四星”的城市体系。

(二)“一分为五”基础上的“2环+2片”

无论是“一核三星”还是“一分为五”都有其不到位的地方,“一核三星”虽然能够体现以古城保定为核心带动徐水、满城和清苑发展的思想,并且为“大保定”的建设奠定基础,但是并没有将腹地内更多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所以在长期发展中可能会出现“一城三星”与腹地间的发展差距。“一分为五”虽然考虑到了腹地各县级单元的差距,并且在各片区中都创立了次级经济中心,但是各片区的中心与相应片区内的其他县级单元间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有的片区中心由于位于片区的一侧,如涿州片区的中心涿州位于片区的东侧,望都片区的中心为望都,位于片区的东部,高碑店片区的中心高碑店位于片区的北侧等。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片区的中心不仅应该是区域经济中心,而且应该在地理区位的重心位置上,这样才能够对整个片区更好地发挥影响作用。所以需要在“一分为五”基础上对“大保定”腹地内的县级行政单元与“一城三星”的关系进行分层设计。

1. “一城三星”下的“2环”

如图3所示,“一城三星”机构下的“2环”即以保定为中心在保定外围空间内出现的两个环形构造。从图3中可以看出,第一环是由“一城三星”中的“三星”所构成的环,徐水、定兴和满城三个县在保定主城区外围构成环状,即图3中的A区中除了保定以外的其他区域,这是“2环”中的核心区域。第二环紧紧环绕在第一环外面,从图3中可以看出,构成第二环的行政区划主要有易县、定兴、容城、安新、高阳、蠡县、博野、安国、望都、顺平等10个县。第二环包括了安国片区的全部、高碑店片区的大部分、涿州片区的一部分和望都片区的小部分。第二环虽然涵盖了除保定片区以外的其他片区中的县域范围,但并没有将所有的片区中心包括进来(安国和望都在第二环上,而涿州和高碑店没有在第二环上)。在“子片区”的基础上按照“2环”设计,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一城三星”,而且能够让“三星”外侧的10个县得到快速发展。根据“三星”与各县的地缘关系可以构建“星带县”的发展机制。根据图3可以初步进行如下设计:满城带易县和顺平;徐水带定兴、容城带安新;清苑带高阳、蠡县、博野、安国和望都。按照这样的设计,在第一环与第二环之间就形成了

图 4 中所列示的关系,图 4 中第二环中的各县与第一环中的“三星”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第二环与第一环各星之间就形成了“星带县”的关系,在这种发展格局下使“大保定”的概念就由“一城三星”变化为“一城三星十县”,更加强了保定在更大范围内的核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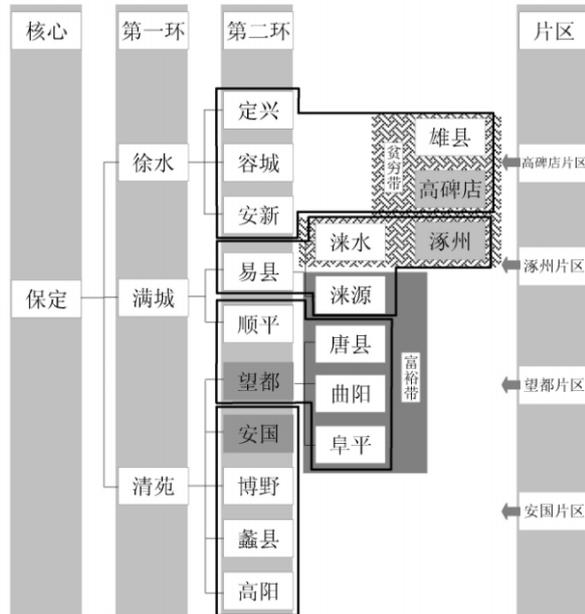


图 4 “星带县”、“子片区”与“2 片”间的关系

2. “一城三星”下的“2 片”

根据前文,“大保定”从“一城三星”扩展为“一城三星十县”,“大保定”通过“2 环”设计将 13 个县包括在“2 环”中,另外还有 8 个县被分为两片分布在“大保定”的北侧和西侧。从图 3 中可以看到,“大保定”北侧有涿水、涿州、高碑店和雄县等四个县(“北片”),“大保定”西侧有阜平、唐县、曲阳、涿源等四个县(“西片”)。“北片”的区域经济状况总体上强于“西片”,笔者称“北片”为富裕区,“西片”为贫穷区。“北片”中包括了两个“子片区”中心:涿州和高碑店,该片区中的大部分环绕在京津周围,除了涿水为“环京津贫困带”中的县级行政单元外,其他县级行政单元都在京津的带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西片”包括涿源、阜平、曲阳和唐县等县级行政单元,这些都是山区县,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较薄。“北片”相对于“西片”具有更多的发展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果保定被确立为副中心城市,在谋求与京津大都市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北片”由于与京津具有区位优势,

在京津保融合发展的情况下,“北片”会面临更多的发展机会。不但各个县级行政中心的作用会进一步强化,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镇级行政中心的行政级别会得到提升,“北片”的小城镇密度会进一步提升。相对于“北片”,“西片”由于距离京津较远,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2 环”以及通达性更高的交通网络。虽然定州已经成为省辖市,在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其影响力逐渐提升的情况下,可以将阜平、唐县和曲阳等划归定州管辖,这不但会减轻保定的负担,而且会提升定州的城市影响力,并且在保定南部形成以定州、望都、安国小城市整合在一起的次级城市组团,与“一城三星”下的保定组团相呼应,于是在“大保定”格局中就沿京广线这个主要交通线,形成了“定州—安国—望都”三角形、“满城—徐水—清苑”三角形、“涿州—高碑店—定兴”三角形等,在这三个三角形中,“定兴—徐水”、“清苑—望都”是将两个三角形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环节,三个三角形将五个“子片区”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出图 5 中所示的城市带,以该城市带为轴向两侧逐渐扩展,使保定西侧的山区县也得到快速发展。“西片”的四个县级行政单元,在依托城市带以及“望都—定州—安国”三角形发展的同时,为了提高发展速度,需要在行政力量的影响下,在四个县级行政单元中,对唐县重点发展,让唐县逐渐发展成为阜平、曲阳、涿源的节点城市,于是保定在坚持“城市向北、一城三星”的同时,也会增加一个向西发展的增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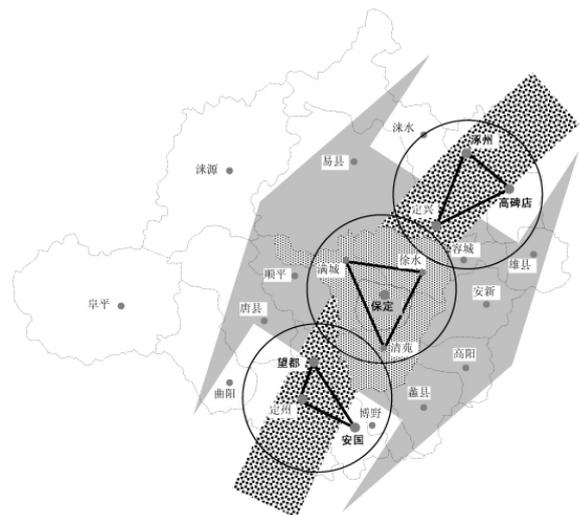


图 5 “核十子”格局下的保定城市带示意

三、“核+子”发展模式下“核”与“子”的含义扩展

“核+子”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强调在一定区域内“核城市”与“子城市”间的关系。但是一定区域内的“核”在更大区域内就会成为“子”，在“大保定”的“核+子”发展模式里，既要从微观层面认识到保定是“核”，也要从更广的区域范围内看到保定是“子”，讨论保定发展需要将保定放在京津冀区域内，这样才能够对保定范围内的“核”与“子”进行合理配置，在京津冀区域内以保定为核心的城市群也才能够处理好与京津石间的关系，把保定定位为京津冀区域内的“子”，以便处理好与京津石这三个“核”之间的关系。

(一)突破行政区划让保定成为京津的“子”

保定与京津不但在地缘上占优势，而且在历史上就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在京津独立为直辖市并且河北省的省会城市由保定变为石家庄后，保定在河北省的中心地位被削弱，在京津迅速发展的同时，石家庄在石德铁路和石太铁路通车后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保定于是成为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低谷区。保定由行政区划变化之前的“核”演变为行政区划变化之后的“子”，在京津冀区域中，保定就是京南依托北京的“子城市”。保定是京南的第一个中等城市，在承接首都职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图6所示，京津两个大都市在京津冀区域内形成了“双核”城市体系，在这个城市体系中，保定和唐山是京津向南和向东的两个重要中等城市，与京津两个大都市协同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双核+双子”的发展格局。从图6中可以看出，唐山和保定分别是“双子”中的“东子”和“南子”。保定在“核+子”结构的发展设计中，应该从“双核+双子”结构角度考虑，只有这样才能让保定更好地融入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从图6上可以看出，保定作为“双子”中的“南子”，在区位上位于北京与石家庄的中点位置上。保定不仅是北京的“子”，也应该是石家庄的“子”。北京、天津和保定之间形成了“京津保”三角形，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之间形成了“京津石”三角形^[8]。石家庄依托省会城市优势以及交通枢纽优势，正在成为京津南侧的第一

个大都市，保定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要同时受到京津石三个大都市的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以京津为核心，在保定和石家庄处分别形成了环绕京津的城市环 C_1 和 C_2 ，同时在京津保石的东侧形成了“唐山—天津—沧州—衡水—邢台—衡水”城市带(B_1 城市带)，这对于促进“大保定”城市环的形成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保定“一城三星一淀”的发展举措下，保定不仅要向北发展对接北京，还要向东通过打造白洋淀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点，与天津融合发展，这样就能够与 B_1 城市带整合在一起。保定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腹地，借助三个大城市的影响，保定在“双核+双子”结构的体系内逐渐发展成为“核”。为了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京—保”、“津—保”、“石—保”的对接，在京津冀区域内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让保定的“子城市”建立在保定成为京津大都市的“子中心城市”的发展基础上，以行政区划这个“硬区划”为基础，通过区域经济联系的“软区划”纽带将京津保整合在一起，让影响力较强城市的势能跨越行政区划辐射到更广的区域，通过创造更大的回波效应呼应大城市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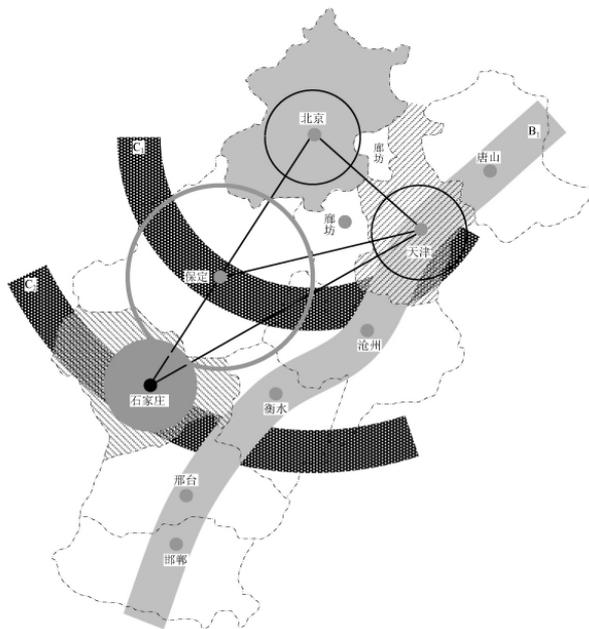


图6 “核+子”结构下的保定子城市群

(二)“核+子”结构下保定城市团区域结构

“核+子”结构下的保定要定位为保定行政区

域的“核”和京津冀区域的“子”，在将自身打造成为“核”的过程中，不仅要行政区域内部做文章，还要处理好与周边同等级别行政区域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保定可以为自己营造出较大的发展空间。

1. 向东侧构建三个“三角形”

如图7所示，保定东侧有三个重要的小城市，分别是廊坊区域内的固安、霸州和沧州区域内的任丘。前文述及，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天津和保定之间构成的“京津保”三角形不仅对保定发展很重要，而且对于将京津职能高效地向保定疏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京津保”三角形中实际上还包括着两个次级三角形：“涿州—固安—高碑店”三角形（“涿固高”三角形，图7中的 Q_1 区域）和“徐水—涿州—霸州”三角形（“徐涿霸”三角形，图7中的 Q_2 区域），在这两个三角形中，固安和霸州在区域联系上显得非常重要。固安在涿州与廊坊的中点位置上，而廊坊是京津之间的隶属河北省的中等城市，由于地缘优势，廊坊与京津已经进入了一体化进程，所以“涿州—固安—高碑店”三角形能够通过“固安—廊坊”互动，将京津的影响力传递到高碑店，固安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节点城市

的角色。此前高碑店主要是通过京广线接受来自北京的影响，借助“涿固高”三角形，高碑店可以高效地接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高碑店的发展速度可以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徐涿霸”三角形中，霸州扮演着重要角色。霸州位于天津与保定的中点位置上，其在保定和天津间的作用就相当于廊坊在天津与北京间的作用。强化霸州在保定与天津间的节点城市的作用，不但能够烘托保定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地位，而且能够拉动雄县、容城、安新等县级城市的发展。除了以上谈及的固安和霸州两个城市，任丘是保定向东发展的另外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城市，通过构建“保定—任丘—安国”三角形（“保任安”三角形，图7中的 Q_3 区域），强化三个城市间的互动，让任丘和安国成为保定的“子城市”。在前文提及的“京津石”三角形中，为了进一步完善“京石边”，需要继续强化安国和任丘这两个城市的发展力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根据各城市间的联系以及在区域经中发挥的作用，任丘的行政级别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提前构建“保任安”三角形，就为强化保定的“核”角色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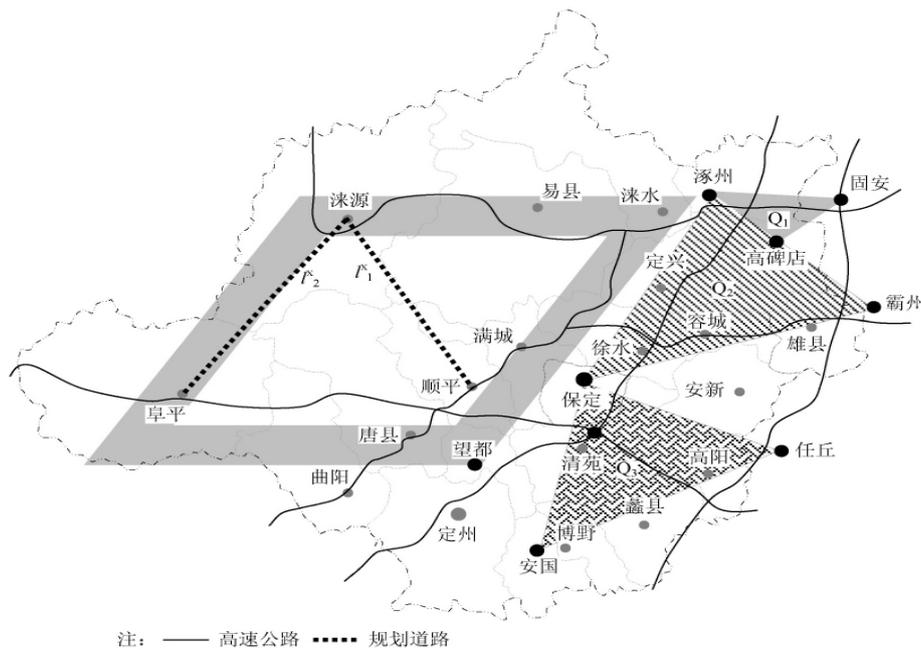


图7 “核+子”格局保定城市团区域结构

2. 向西侧构建一个“四边形”

如图7，保定西侧虽然县级行政单元较少，但每个行政单元的面积较大，所以占了保定行政区划面积的绝大部分。相对于保定的东部区域，西

部区域的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并不是很高。从图7可以看出，在保定西部有两条东西向平行的交通线：“涿州—涿水—易县—涿源”一线和“保定—顺平—阜平”一线。两条交通线之间在保定西侧纵

深地带没有高等级的交通线联系,这对于形成以保定为核心的西侧小城市群就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需要构建“涞源—顺平”(1₁)段和“涞源—阜平”段(1₂)的高速公路线,使保定西侧区域各县级单元之间进行高效互动,在保定西侧域构成“涞水—易县—涞源—阜平—唐县—望都—顺平—满城—涞水”四边形区域,增进四边形各条边上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在1₂建成后,顺平就会处于交通枢纽位置,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高速公路与1₂汇聚在顺平,顺平会成为保定西侧的一个次级中心,强化顺平与望都的联系,就会强化保定向西侧的影响力,虽然保定的城市发展方向是“向北”,但西侧

区域充分发展,就会为保定向北与京津协同发展提供支撑,“一城三星”的“大保定”就会向“一城五星”方向发展(“五星”即在“三星”的基础上加上顺平和望都)。在这个四边形中,涞源和阜平间的互动水平得到提升,在保定西侧以生态、休闲、旅游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就能够进行更好的整合,涞源和阜平在向旅游中心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专业化程度就会更高。“分片”发展理念下的保定,就不简单的是基于地理区域的分片,而是在产业结构整合基础上的分片,资源在“分片”整合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聚合整合优势,在京石之间创造另外一个城市隆起带。

参考文献:

- [1]郑风田. 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大破大立[J]. 人民论坛, 2014(12): 8.
- [2]杨军, 李贝贝. 京津廊大都市区生态城市低碳交通发展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2): 50-55.
- [3]侯永瑞, 王艳贞. 河北省城市导向设计策略分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 75-80.
- [4]孟祥林. 京津冀一体化:“4C”+“双三角”的“分步式”发展对策分析[J]. 中国名城, 2014(5): 4-11.
- [5]石海林. 落实“一城三星战略”, 推动县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J]. 河北经济研究, 2006(6): 32-35.
- [6]李惠民, 王国卿. 铁路枢纽对近代石家庄城市中心地位的影响[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3): 74-78.
- [7]孟祥林. 河北省“一分为五”框架下京津冀一体化的多核心亚城市体系构建[J]. 城市, 2009(9): 6-12.
- [8]孟祥林. 从“对接”到“融合”: 对京南子城市群构建思路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7-12.

Strategy for Baoding “Core + Sub-c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MENG Xiang-lin

(Tea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 China)

Abstract: As the first medium city in the south of Beijing, it is necessary for Baoding not only to assume the untwining function toward Beijing-Tianjin metropolitan during the proc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do many things insid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attraction, while the developing mode of “core + sub-city” is the rational choice for urba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core + sub-city” development mode, Baoding needs to develop “2-ring + 2-area” gradually based on “one city with three stars”. “2-ring” is “three-star ring” on the basis of “one city with three stars” and “ten-star ring” at the outside area around “three-star ring”, therinto, “ten-star ring” includes ten counties: Yixian, Dingxing, Rongcheng, Anxin, Gaoyang, Lixian, Boye, Anguo, Wangdu, Shunping, and “2-area” includes two areas, one is “northern area”, which locates in north of Baoding composed of Laishui, Zhuozhou, Gaobeidian, Xiongxian, the other is “western area” which locates in the west of Baoding composed of Laiyuan, Fuping, Quyang, Tangxian. “2-ring + 2-area” could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the development scheme “one divided into five” gradually so as to ensure eastern area and western area in Baoding to develop equally. Baoding would insist on implementing “city development toward the north and one city with three stars” strategy,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aggregated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toward its hinterland.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2-ring + 2-area; one city with three stars; Ten-star-ring